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九回 斷奇冤奏參封學士 造御刑查賑赴陳州

且說公孫策回到開封府，仍從角門悄悄而入，來至茶房，放下藥箱招牌，找著包興，回了包公。立刻請見。公孫策見禮已畢，便將密訪的情由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細細述了一遍。包公聞聽歡喜，暗暗想：「此人果有才學，實在難為他訪查此事。」便叫包興與公孫策更衣，預備酒飯，請先生歇息。又叫李才將外班傳進，立刻出簽，拿尤狗兒到案。外班答應。去不多時，前來說道：「尤狗兒帶到。」老爺點鼓升堂，叫：「帶尤狗兒。」上堂跪倒。包公問道：「你就是尤狗兒麼？」回道：「老爺，小人叫驢子。」包公一聲斷喝：「哇！你明是狗兒，你為何叫驢子呢？」狗兒回道：「老爺，小人原叫狗兒來著。只因他們說狗的個兒小，改叫驢子，豈不大些兒呢？因此就改了叫驢子。老爺若不愛叫驢子，還叫狗兒就是了。」兩旁喝道：「少說！少說！」包公叫道：「狗兒。」應道：「有。」只因張有道的冤魂告到本府臺前，說你與陳大戶主僕定計，將他謀死。但此事皆是陳大戶要圖謀張有道的妻子劉氏。你不過是上人差遣，概不由己；雖然受了兩個元寶，也是小事。你可要從實招來，自有本府與你作主，出脫你的罪名便了。你不必忙，慢慢的講來。」

狗兒聽見冤魂告狀，不由的心中害怕。後又見老爺和顏悅色地出脫他的罪名，與他作主，放了心了，即向上叩頭，道：「老爺既施天恩，與小人作主，小人只得實說。因小人當家的與張有道的女人有交情，可和張有道沒有交情。那一天被張有道撞見了，他跑回來就病了，總想念劉氏，他又不肯去。因此想出一個法子來，須得將張有道害了，他或上劉氏家去，或將劉氏娶到家裡來，方才遂心。故此將小人叫到跟前說：『我托付你一宗事情。』我說：『當家的，有什麼事呢？』他說：『這宗事情不容易，你須用心搜尋才有。』我就問：『找什麼呢？』他說：『這宗東西叫尸龜，彷彿金頭蟲兒，尾巴上發亮，有蠖蟲大小。』我就問：『這宗東西出在哪裡呢？』他說：『須在墳裡找。總要屍首肉都化了，才有這蟲兒。』小人一聽，就為了難了，說：『這可怎麼找法呢？』他見小人為難，便給小人兩個元寶，叫小人且自拿著：『事成之後，我給你六畝地。不論日子，總要找了來。白日也不做活，養著精神，夜裡好找。』可是老爺說的：『上人差遣，概不由己。』又說：『受人之託，當忠人之事。』因此小人每夜到墳地裡去，好容易得了此蟲，曬成乾，研了末，或茶或飯灑上，必是心疼而死，並無傷痕，惟有眉攢中間有小小紅點，便是此毒。後來聽見張有道死了，大約就是這宗東西害的，求老爺與小人作主。」包公聽罷此話，大約無甚虛假。書吏將供單呈上，包公看了，拿下去，叫狗兒畫了招。立刻出簽，將陳應傑拿來。老爺又吩咐狗兒道：「少時陳大戶到案，你可要當面質對，老爺好與你作主。」狗兒應允。包公點頭，吩咐：「帶下去。」

只見差人當堂跪倒，稟道：「陳應傑拿到。」包公又吩咐傳劉氏並尤氏婆媳。先將陳大戶帶上堂來，當堂上了刑具。包公問道：「陳應傑，為何謀死張有道？從實招來！」陳大戶聞聽，嚇得驚疑不止，連忙說道：「並無此事呀，青天老爺！」包公將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「你這大膽的奴才！在本府堂前還敢支吾麼？左右，帶狗兒。」立刻將狗兒帶上堂來，與陳應傑當面對證。大戶只嚇得抖衣而戰，半晌，方說道：「小人與劉氏通姦是實情，並無謀死有道之事。這都是狗兒一片虛詞，老爺千萬莫信。」包公大怒，吩咐：「看大刑伺候！」左右一聲喊，將三木往堂上一擡，把陳大戶嚇得膽裂魂飛，連忙說道：「願招！願招！」便將狗兒找尋尸龜，悄悄交與劉氏，叫或茶或飯灑上，立刻心疼而死，並告訴她放心，並無一點傷痕，連血跡也無有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包公看了供單，叫他畫了招。

只見差役稟道：「劉氏與尤氏婆媳俱各傳到。」包公吩咐先帶劉氏。只見劉氏仍是洋洋得意，上得堂來，一眼瞧見陳大戶，不覺朱顏更變，形色張皇，免不得向上跪倒。包公卻不問她，便叫陳大戶與婦人當面質對。陳大戶對著劉氏哭道：「你我於此事，以為機密，再也無人知道，准知張有道冤魂告到老爺臺前。事已敗露，不能不招，我已經畫招。你也畫了罷，免得皮肉受苦。」婦人聞聽，罵了一聲：「冤家！想不到你如此膿包，沒能為！你既招承，我又如何推托呢？」只得向上叩首，道：「謀死親夫張有道情實，再無別詞。就是張致仁調戲一節，也是誣賴他的。」包公也叫畫了手印。

又將尤氏婆媳帶上堂來。婆子哭訴前情，並言毫無養贍：「只因陳大戶曾許過幾畝地，婆子恐他誣賴，托人寫了一張字兒；」說著話，從袖中將字兒拿出呈上。包公一看，認得是公孫策的筆跡，心中暗笑，便向陳大戶道：「你許給他幾畝地，怎不撥給他呢？」陳大戶無可奈何，並且當初原有此言，只得應許撥給幾畝地與尤氏婆媳。包公便飭發該縣辦理。包公又問陳大戶道：「你這尸龜的方子，是如何知道的？」陳大戶回道：「是我家教書的先生說的。」包公立刻將此先生傳來，問他如何知道的，為何教他這法子。先生費士奇回道：「小人素來學習些醫學，因知藥性。或於完了功課之時，或刮風下雨之日，不時和東人談談論論。因提及此藥不可亂用，其中有六脈八反，乃是最毒之物。才提到尸龜。小人是無心閒談，誰知東家卻是有心記憶，故此生出事來。求老爺詳察。」包公點頭，道：「此語雖是你無心說出，只是不當對匪人言論此事，亦當薄薄有罪，以為妄談之戒。」即行辦理文書，將他遞解還鄉。劉氏定了凌遲，陳大戶定了斬立決，狗兒定了絞監候。原告張致仁無事。

包公退了堂，來至書房，即打了摺底，叫公孫策謄清。公孫策剛寫完，包興進來，手中另持一紙，向公孫策道：「老爺說咧，叫把這個謄清夾在摺內，明早隨著摺子一同具奏。」先生接過一看，不覺目瞪口呆，半晌方說道：「就照此樣寫麼？」包興道：「老爺親自寫的。叫先生謄清，焉有不照樣寫的理呢？」公孫策點頭，說：「放下，我寫就是了。」心中好不自在。原來這個夾片是為陳州放糧，不該中用椒房寵信之人，直說聖上用人不當，一味頂撞言語。公孫策焉有不擔驚之理呢？寫只管寫了，明日若遞上去，恐怕是辭官表一道。總是我公孫策時運不順，偏偏遇的都是這些事，只好明日聽信兒再為打算罷。

至次日五鼓，包公上朝。此日正是老公公陳伴伴摺子，遞上多時，就召見包公。原來聖上見了包公摺子，初時龍心甚為不悅。後來轉又一想，此乃直言敢陳，正是忠心為國，故爾轉怒為喜，立刻召見包公。奏對之下，明係陳州放賑恐有情弊，因此聖上加封包公為龍圖閣大學士，仍兼開封府事務，前往陳州稽察放賑之事，並統理民情。包公並不謝恩，跪奏道：「臣無權柄，不能服眾，難以奉詔。」聖上因此又賞了御札三道。包公謝恩，領旨出朝。

且說公孫策自包公入朝後，他便提心吊膽，坐立不安，滿心要打點行李起身，又恐謠言惑眾，只得忍耐。忽聽一片聲喊，以為事體不妥。正在驚惶之際，只見包興先自進來告訴：「老爺聖上加封龍圖閣大學士，派往陳州查賑。」公孫策聞聽，這一樂真是喜出望外。包興道：「特派我前來與先生商議，打發報喜人等，不准他們在此嘈雜。」公孫策歡歡喜喜，與包興斟酌妥協，賞了報喜的去後，不多時包公下朝。大家叩喜已畢。便對公孫策道：「聖上賜我御札三道，先生不可大意。你須替我仔細參詳，莫要辜負聖恩。」說罷，包公進內去了。

這句話把個公孫策打了個悶葫蘆，回至自己屋內，千思萬想，猛然省悟，說：「是了！這是逐客之法，欲要不用我，又賴不過了了的情面，故用這樣難題目。我何不如此如此鬼混一番，一來顯顯我胸中的抱負，二來也看看包公膽量。左右是散伙罷咧！」於是研墨蘸筆，先度量了尺寸，注寫明白。後又寫了做法，並分上、中、下三品，龍、虎、狗的式樣。他用筆畫成三把劍刀，故意的以「札」字做「劍」字，看包公有何話說。畫畢，來至書房。包興回明了包公，請進。公孫策將畫單呈上，以為包公必然大怒，彼此一拱手就完了。誰知包公不但不怒，將單一一看明，不由春風滿面，口中急急稱贊：「先生真天才也！」立刻叫包興傳喚木匠：「就煩先生指點，務必連夜蕩出樣子來，明早還要恭呈御覽。」公孫策聽了此話，愣柯柯的連話也說不出來。此時就要說這是我畫著玩的，也改不過口來了。

又見包公連催外班快傳匠役。公孫策見真要辦理此事，只得退出，從新將單子細細的搜求，又添上如何包銅葉子，如何釘金釘子，如何安鬼王頭，又添上許多樣色。不多時，匠役人等來到。公孫策先叫看了樣子，然後教他做法。眾人不知有何用處，只得按

著吩咐的樣子蕩起，一個個手忙腳亂，整整鬧了一夜，方才蕩得。包公臨上朝時，俱各看了，吩咐用黃箱盛上，抬至朝中，預備御覽。

包公坐轎來至朝中，三呼已畢，出班奏道：「臣包拯昨蒙聖恩賜臣御札三道，臣謹遵旨，擬得式樣，不敢擅用，謹呈御覽。」說著話，黃箱已然抬到，擺在丹墀。聖上閃目觀瞧，原來是三口劍刀的樣子，分龍、虎、狗三品。包公又奏：「如有犯法者，各按品級行法。」聖上早已明白包公用意，是借「札」字之音改作「劍」字，做成三口劍刀，以為鎮嚇外官之用，不覺龍顏大喜，稱羨包公奇才巧思，立刻准了所奏：「不必定日請訓，俟御刑造成，急速起身。」

包公謝恩，出朝上轎，剛到街市之上，見有父老□名一齊跪倒，手持呈詞。包公在轎內看得分明，將腳一躁轎底（這是暗號），登時轎夫止步打柞。包興連忙將轎簾微掀，將呈子遞進。不多時，包公吩咐掀起轎簾。包興連忙將轎簾掀起，只見包公嗤、嗤將呈子撕了個粉碎，擲於地下，口中說道：「這些刁民！焉有此事？叫地方將他們押去城外，惟恐在城內滋生是非。」說罷，起轎竟自去了。這些父老哭哭啼啼，抱抱怨怨，說道：「我們不辭辛苦奔至京師，指望伸冤報恨。誰知這位老爺也是怕權勢的，真是聞名不如見面。我等冤枉再也無處訴了。」說罷，又大哭起來。旁邊地方催促，道：「走罷，別叫我們受熱。大小是個差使，哭也無益，何處沒有屈死的呢？」眾人聞聽，只得跟隨地方出城。剛到城外，只見一騎馬飛奔前來，告訴地方道：「送他們出城，你就不必管了，回去罷！」地方連忙答應，抽身便回去了。來人卻是包興，跟定父老，到無人處，方告訴他們道：「老爺不是不准呈子，因市街上耳目過多，走漏風聲，反為不美。老爺吩咐，叫你們俱不可散去；且找幽僻之處藏身，暗暗打聽老爺多攢起身時，叫你們一同隨去。如今先叫兩個有年紀的，悄悄跟我進城，到衙門有話問呢。」眾人聞聽，俱各歡喜。其中單叫兩個父老，遠遠跟定包興，到了開封府。包興進去回明，方將兩個父老帶至書房。包公又細細問了一遍。原來是□三家，其中有收監的，有不能來的。包公吩咐：「你們在外不可聲張，俟我起身時一同隨行便了。」二老者叩頭謝了，仍然出城而去。

且說包公自奏明御刑之後，便吩咐公孫策督工監造，務要威嚴赫耀，更要純厚結實。便派王、馬、張、趙四勇士服侍御刑：王朝掌刀，馬漢卷席捆人，張龍、趙虎抬人入劍。公孫策每日除監造之外，便與四勇士服侍御刑，操演規矩，定了章程禮法，不可紊亂。

不數日光景，御刑打造已成，包公具摺請訓，便有無數官員前來餞行。包公將御刑供奉堂上，只等眾官員到齊，同至公堂之上，驗看御刑。眾人以為新奇，正要看看是何制度。不多時，俱到公堂，只見三口御劍上面俱有黃龍袂套，四位勇士雄赳赳，氣昂昂，上前抖出黃套，露出刑外之刑，法外之法。真是「光閃閃，令人毛髮皆豎；冷颼颼，使人心膽俱寒」。正大君子看了尚可支持，好邪小人見了魂魄應飛，真算從古至今未有之刑也！眾人看畢，回歸後面。所有內外執事人等忙忙亂亂，打點起身。包公又暗暗吩咐，叫田忠跟隨公孫策同行。」到了起行之日，有許多同僚在□里長亭送別，也不細表。沿途上叫告狀的父老也暗暗跟隨。

這日包公走至三星鎮，見地面肅靜，暗暗想道：「地方官制度有方。」正自犯想，忽聽喊冤之聲，卻不見人。包興早已下馬，順著聲音找去，原來在路旁空柳樹裡。及至露出身來，卻又是個婦人，頭頂呈詞，雙膝跪倒。包興連忙接過呈子。此時轎已打柞，上前將狀子遞入轎內。包公看畢，對那婦人道：「你這呈子上言家中無人，此呈卻是何人所寫？」婦人答道：「從小熟讀詩書，父兄皆是舉貢，嫁得丈夫也是秀才，筆墨常不釋手。」包公將轎內隨行紙墨筆硯，叫包興遞與婦人另寫一張。只見不加思索，援筆立就，呈上。包公接過一看，連連點頭，道：「那婦人，你且先行回去聽傳。待本閣到了公館，必與你審問此事。」那婦人磕了一個頭，說：「多謝青天大人！」當下包公起轎，直投公館去了。

未識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